

探案剧的生活化叙事及其悬念解构问题

——评电视剧《雪迷宫》

张明浩

相对于以往探案类型影视剧而言,《雪迷宫》在叙事模式上有所创新,将紧张、富有张力的缉毒故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尤其是东北生活叙事相融合,表现出一种探案解密叙事的日常生活化探索趋势。

此种趋势实则与近年来《警察荣誉》这类警察职业类作品有着某种高度呼应。此类作品用生活与探案相融合的方式增加故事的亲切感与代入感,多以塑造平民英雄见长,而非如《战狼2》《湄公河行动》那般塑造距离大众较远的英雄。但就《雪迷宫》的呈现效果而言,在让大众倍感亲切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探案解密叙事的叙事紧张度与情节完整度,值得分析。

在类型叙事与日常生活化叙事之间建构缉毒故事

探案解密、犯罪悬疑是近年来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重要类型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的突出特质是以寻凶凶手为主要叙事推动力,通过主人公层层推演与线索寻找,来推动叙事,进而解开谜题,比如《谁是凶手》《猎罪图鉴》等作品皆是如此。

在此种叙事模式之下,案情发生的背景、环境、空间、生活方式等都会有所体现,但更多是作为探案解密的“背景板”出现,而非叙事主体。同时,因为探案解密叙事讲究情节的紧凑性与连贯性,线索的前后呼应,所以往往一个案件的探案解密时间不会太长,否则容易引起大众观看的疲劳,比如《谁是凶手》就仅十多集,而《猎罪图鉴》则是依靠“小案件不断串联,最终累积发展到大案件”即“小案件不断即刻反馈”的模式进行叙事。

但相对于上述探案解密作品的常用叙事技巧而言,《雪迷宫》则表现出明显的反类型性或生活化叙事。该剧实则仅有一个追凶目标即“寻找雪天使犯罪集团”,若按常规类型叙事模式而言,该剧需不断进行推演及线索追踪以保证情节的紧凑性与叙事张力,但该剧在这些类型叙事技巧的基础上还加入了诸多生活化叙事,如展现彼时东北的吃喝传统、节庆风俗、生活方式、人情往来等,再比如展现主人公们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食堂吃团餐等等。

这种日常生活化叙事的汇入,使整个本剧紧张富有戏剧张力的缉毒故事更

具生活气与真实感,也让缉毒警察这一群体更接地气、更具真实感。

“审美近距离”式日常生活化叙事的情感效用与代入效果

《雪迷宫》看似近距离的毒品话题,拉近到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而促进受众代入“现场”,产生情感共鸣。

展现活生生的缉毒警察是具体而非抽象的人,这有助于促使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缉毒警察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及其缉毒过程中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鲜少有作品真正表现缉毒警察的生活,将缉毒警察作为生活中需要情感、需要处理人际关系、需要家庭的个体进行描摹,而《雪迷宫》尝试了。

剧中郑北等一行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成长故事、有各自成长之路、并非刀枪不入的抽象之人。郑北作为禁毒队的大队长,需要处理好队伍内部关系,更需要照顾队内人们的情绪,甚至自己偶尔也会有小情绪。他尽管一开始和顾一燃有诸多意见相左、生活理念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依然需要平衡、调和队中其他成员与顾一燃这一外来者的关系,并且尽量让顾一燃感受到家的温暖。这种对主人公人情关怀与人际关系沟通方面的呈现,使主角更具亲和力。而顾一燃作为技术人员,也有着诸多“小瑕疵”,他一直所执着的让父亲“落叶归根”的想法多次让他身陷险境,甚至阻碍整个队伍的缉毒进展。他需要面对如何调和“家庭情感”与“工作理性”这一“二元对立”矛盾的难题,这些人情、人性的表达,使顾一燃变得更加立体、生动。

“硬汉柔情”,缉毒警察也是普通的、有着情感情绪的人,这无疑能够产生更具吸引力的情感效用与代入效果。

除了角色塑造,《雪迷宫》的生活景观展叙事也有助于增加大众的代入感。在缉毒故事之外,《雪迷宫》还是一部东北景观的生活录、东北人民的日常录。

一方面,剧中将东北人情味与人际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节日的人情往来;比如热情的郑北父母最终感染了顾一燃,让顾一燃重新感受到家的温暖;比如不善情感表达的郑北,却十分照顾队伍中各个人的情感,在日常行为处事中会巧妙规避掉所有人可能会忌讳的



内容;再比如秉承着“以实力说话”的小分队成员,也逐渐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感染、温暖着外来的顾一燃,会照顾他的吃饭口味、行为逻辑和生活方式,这些细微之处,都是其动人之处,也是能够让大众代入之处、共情之处。

另一方面,剧中的东北生活展现,也具有积极的情感促进效用。剧中有两处主要叙事空间,一处为警所,另一处则为郑北家,前者承担探案叙事,后者则发挥情感叙事效用。郑北家的房屋内陈设、风俗习惯、家庭人员相处模式,展现了那个年代的东北风貌与日常生活,这无疑能够满足大众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且更有助于代入到当时的环境之中,与故事及其中的人物共鸣。

此外,这种将生活与职业相融的叙事方式实则具有很好的认知调和作用。在以往缉毒故事(如《湄公河行动》《重生》)中,大多展现的是主角直接攻打缉毒团伙或缉毒团队一系列极其凶残的反人道行为的内容,大众在观此类作品时往往会将毒品或贩毒认知为距离自己生活较远的存在,而无法完全代入。而在《雪迷宫》中,大众能够见到存在于日常、发生于周边、时时刻刻都以各种隐晦手段藏于生活之下的毒品问题及毒品危

害,这可谓是一次缉毒故事的叙事创新。

日常生活化叙事对探案故事的悬念解构与叙事琐碎化

日常生活化叙事固然能够探案叙事保有亲和力,但同时也会消解探案解密叙事本应具有完整性与逻辑性。《雪迷宫》便陷入这种困境之中——日常化叙事的琐碎,消解了本该具有高度完整性与关联性的探案叙事的整体性,使其探案叙事表现出零碎、散落的问题。

一是该剧在整体叙事分配或情节分配上有诸多不合理之处。30多集的体量,前期将近有三四集都在以日常生活或人物情感为倒叙或插叙,反而将最终高潮部分(即如何寻找、推演“毒枭小哥哥”部分)仅仅用几个偶然性情节点揭开,小哥哥可以说是“自爆”,而非被调查而出。这无疑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观感,使最后几集节奏过快而产生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比如小哥哥为何成为小哥哥?整个贩毒的前期工作到底如何搭建的?诸如此类需要填充的“空白”,却没

▲▶《雪迷宫》表现出明显的反类型性或生活化叙事,使本该紧张富有戏剧张力的缉毒故事更具生活气与真实感。

有展现。事实上,30多集的体量,是有可能把整个犯罪团伙如何一步步走到当下,及缉毒警察如何一点一点推演出小哥哥的情节展现得较为详细的,但该剧在这一方面并不如人意。此外,该剧还有诸多人物行为逻辑前后不匹配的问题。比如“小哥哥”姜小海与其姐姐之间的生活化相处模式,就与最终真相揭开时“是姜小海拉姜迎黎入伙”的设定矛盾。

二是该剧对生活的过度展演,使探案主线变得啰嗦、含糊。该剧特别注重“下班后”的故事,如下班后郑北一家人的生活,下班后队伍中其他人的情感故事与生活等,但是这些下班后的故事实则与探案故事是平行的两条线索,是将大众抽离出探案线的存在。目前来

看,该剧的探案逻辑是“因为某人的偶然死亡发现了毒品问题,而后逐渐探案后发现秦义、大嫂、小哥哥”,但具体如何一步步发现线索且并置现实进行推理的故事,似乎在观众看完后便难以记忆及串联。比如发现某一端倪的关键性密码到底为何?这似乎在日常生活叙事中被消解甚至隐匿。

探案剧集探索日常生活化叙事模式值得鼓励,因为毕竟任何案情、探案的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二者结合,恰恰能起到很好的受众代入效果。但探案表现与日常叙事需要在此之中平衡,不可将二者过于平行,否则二者只会互相干扰而互相消解。

(作者为浙江大学博士生)

都市生活剧如何重塑“罗子君们”

——从《我的前半生》到《凡人歌》

艾志杰

自大女主题材风靡以来,相关题材的都市生活剧频繁采用一种模式化叙事,即刻画女性经历婚姻波折后,如何涅槃重生,重返职场,此类情节在《我的前半生》《我们的婚姻》《妻子的新世界》等作品中屡见不鲜。而《凡人歌》虽未能完全跳出中年危机、职场潜规则等常见情节,但该剧尝试摆脱家庭主妇受背叛后逆袭的传统模式,转而致力于探索家庭纽带的深层力量以及平凡生活的非凡意义,为此类题材都市生活剧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规避“婚变”话题,寻求家的力量

在都市生活剧中,家庭主妇的形象往往被置于一个充满张力的戏剧性框架内。其中,遭遇家庭背叛,尤其是丈夫的出轨,似乎成为了这些女性角色觉醒与成长的必经之路。这种情节设置固然增强了故事的冲突性和可看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家庭主妇形象,让她们似乎总是围绕着“被背叛—觉醒—复仇或成长”这一固定模式展开。《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马伊琍饰)、《好事成双》中的林双(张小斐饰)、《无所畏惧》中的罗英子(热依扎饰),以及热播短剧《引她入瓮》,均是这一叙事模式下的典型代表。

然而,这种人物塑造的方式,实质上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一种片面解读。它将女性的成长与觉醒,简单地归结为对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从而忽略了女性内在的动力和追求。家庭主妇的角色似乎唯有在经历如背叛般的重大变故后,方能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并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

这种设定,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女性的主体性。

相较而言,《凡人歌》中的沈琳(殷桃饰)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她并未遭遇家庭的背叛或解体,而是源自于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切渴望以及对生活深遂的洞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重返职场的征途。这充分说明,女性的“自我追寻”之路,并非必然建立在家庭破碎的基础之上。相反,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同样能够为女性提供成长的空间和动力,让她们在追求自我价值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和自信。

因此,都市生活剧的独特吸引力,在于其重新构建一种稳定且和谐的家庭关系典范。《凡人歌》中的沈琳,以其稳定的情绪和强大的内心,与丈夫那伟(王骁饰)携手共创了一个充满理解、尊重与扶持的家庭环境,这不仅为她在职场上的奋斗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也为观众呈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家庭模式。这种家庭关系,摒弃了以往剧中常见的权力斗争与情感纠葛,转而以相互间的深情关爱与坚定信任为基础,深刻展现了都市生活剧中家庭关系的积极面向与深远意义。显然,女性的自我成长,未必一定要伴以家室之离散、情感之波折;相反,在一个稳定且和谐的家庭环境中,女性更能觅得其所,实现自身价值。

关闭“爽感”模式,回归人的平凡

在众多都市生活剧中,家庭主妇的职场故事往往落入一种“升级打怪”的故事范式之中。按照这一模式,家庭主妇们在遭遇婚姻危机或生活挑战后,往



《凡人歌》剧照

往能够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主角光环的加持或是他人的鼎力相助,迅速完成自我救赎与成长,最终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

以《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为例,她原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在遭遇丈夫背叛后,迅速调整心态,重返职场。在闺蜜唐晶(袁泉饰)及其男友贺涵(靳东饰)的帮助下,罗子君不仅在职场上逐渐站稳脚跟,还收获了新的爱情,实现了人生的全面升级。这种叙事模式,虽然满足了观众对于“逆袭”故事的期待,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相比之下,《凡人歌》中的沈琳,则以更为质朴、生活化的笔触,勾勒出了家庭主妇的另一番面貌。她不具备罗子君式的主角光环,亦未曾轻易跨越生活的重重难关。对她而言,重返职场的

路途,是一连串挫败与挑战的累积。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岗位,到后勤服务的尝试,再到涉足月嫂行业,沈琳的每一次尝试都以“碰壁”告终。

显然,“罗子君们”的故事轨迹正经历着一场从高歌猛进到急转直下的微妙转变。在两部剧中,都巧妙地设置了女主角在服务行业偶遇旧识的情节。罗子君在高档鞋店邂逅老同学米雪儿,面对对方的嘲笑,她凭借出色的口才成功开单;而沈琳在初尝月嫂工作时,意外发现雇主竟是她曾解雇的员工白寒宁(马苏饰),这份工作最后也因雇主性的性骚扰而告终。正是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失败,铸就了沈琳对生活深度的理解与感知,激发了她内心深处对自我价值的不懈追求,她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微小却坚实的生存之道——经营卤货生意。这一选择,虽不显赫,却蕴

含了生活的哲理与不屈的精神,是对平凡人价值的深刻诠释。

通过对罗子君与沈琳不难发现,《凡人歌》在讲述主妇故事时,选择了突破“爽感”模式,回归人的平凡与真实。剧集不再追求那种逆境崛起、完美逆袭的理想化叙事,而是更加侧重展现人物在现实中所经历的挫败与下沉。这种叙事选择,不仅塑造了更加真实、立体的家庭主妇形象,也引发了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思与共鸣。

不过,沈琳重返职场的道路因过多巧合而略显生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剧集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她得以进入人力资源公司,全因面试官胡海莉恰好是她昔日的下属,这一转折虽开启了她的职场新篇章,却略显突兀,缺乏足够的铺垫。同样,她踏入月嫂行业也是源于与前保姆的偶遇,这些巧合虽然增强了剧情的戏剧性,但频繁使用却使得沈琳的成长轨迹显得不够自然流畅,仿佛她的每一步都被精心策划。

顺着“主妇”轨迹,辐射生活的多面性

在《凡人歌》里,通过追踪沈琳这位“主妇”角色的生活轨迹,我们得以窥见都市生活繁复而深邃的多面性。而那些围绕“罗子君们”所展开的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实则宛如一面面棱镜,折射出人生选择的无限多样性与可能性。

谢美兰(陈昊宇饰)对精致生活的狂热追求,超越了单纯对物质世界的无尽探寻,而深深植根于她内心深处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迫切渴望之中。她的每一步攀爬,都紧密贴合着都市丛林的生存法则,让人不禁思考:在都市的喧嚣中,我

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又为何而追求?

沈磊(秦俊杰饰)的选择,则是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叛逆与逃离。他毅然决定归隐山林,投身于乡村支教事业,这是自我心灵的救赎,也是对都市快节奏、高压生活深刻省思。在婚姻中,他从曾经的执着转变为最终的放下,展示了人生并非只有不断攀登才是唯一出路,适时地放下与释怀,同样蕴含着智慧与勇气。

那隼(张哲华饰),这个永远都在“卷”的城市打工人,即便身患惊恐症,也依然坚守在岗位上,这无疑是对都市高压环境下生存状态的一种极致描绘。他最终连女朋友都被“卷”没了,这一戏剧性的结局,让观众对都市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产生深刻的质疑。

《我的前半生》与《凡人歌》,两部剧集虽叙事风格迥异,却共同触及了都市生活的核心。前者带领我们领略了精英阶层的耀眼光芒及其背后的艰巨挑战,而后者则为我们铺开了一幅更为质朴、真实的都市生活画卷。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见证了人生的多种可能性与选择,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了这些选择背后所隐藏的无奈与抉择。

都市生活剧的魅力,并不在于对都市生活的简单描绘,而在于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它让我们看到,都市生活并非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更有其复杂、深邃、甚至残酷的一面。一部优质的都市生活剧,应该能够触及人心,引发观众对当代社会与自我价值的深刻思考。这样的剧集,才能真正成为观众心中的经典,成为映照生活、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